



· 插图珍藏版 ·

# 劝导

[英] 简·奥斯丁 著

孙致礼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插图珍藏版 ·

劝导  
Persuasion

[英] 简·奥斯丁 著

Jane Austen

孙致礼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译 序

简·奥斯丁于1775年12月16日出生在英格兰汉普郡斯蒂文顿村。她的父亲乔治·奥斯丁是当地两个教区的主管牧师，靠着两份牧师俸禄，加上招收学生之所得，养活一家九口人。简·奥斯丁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有背景的家庭，因而即使当奥斯丁家陷入逆境时，家里仍然维持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和社会地位。

乔治·奥斯丁夫妇一共生有八个孩子，六男二女，简·奥斯丁排行第七。简·奥斯丁的大哥詹姆斯上过牛津大学，后来继承了父亲的教区长职位。二哥乔治因为有病，由专人护理，始终不得与家人团聚。三哥爱德华从小过继给一位无子女的亲戚，但对骨肉同胞一直情同手足。四哥亨利也上过牛津大学，后来成为简·奥斯丁与出版商的联系人。简·奥斯丁的姐姐卡桑德拉比简·奥斯丁大三岁，和简·奥斯丁一样终身未嫁，是简·奥斯丁的终身伴侣。简·奥斯丁的五哥弗朗西斯和弟弟查尔斯参加了英国海军，最后都被晋升为海军将领。

奥斯丁家从未给两位小姐请过家庭教师，也未让她们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简·奥斯丁6岁的时候，曾随姐姐上过牛津女子寄宿学校，不过那不是因为她想念书，而是因为她离不开姐姐。（乔治·奥斯丁太太曾说：“要是有人下令砍掉卡桑德拉的脑袋，简·奥斯丁非得和她一起去死不可。”）上学后不久，简·奥斯丁害了一场大病，差一点

送了命。病愈后，简·奥斯丁又陪姐姐去雷丁寺院学校念书，9岁时便永远离开了学堂。简·奥斯丁回到家里，在父母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家里那个五百卷藏书的书房，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和当代流行小说，渐渐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简·奥斯丁早在16岁，就对写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在她那个时代，体面人一般都谴责小说，而女人写小说当然更是犯禁的，于是她只有瞒着外人，偷偷地进行写作。她坐在书房里，把构思好的内容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一听到外面有人进来，便赶忙把小纸条藏起来。她每写好一部作品，都要先读给家里人听，遵照他们的意见，反复进行修改。约在1796年至1797年，简·奥斯丁完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的初稿《第一次印象》，她父亲写信给伦敦的一个出版商，请求自费出版，结果遭到拒绝。简·奥斯丁并不因此灰心，在以后的两年里，她又接连完成了《理智与情感》和《诺桑觉寺》的初稿。

1805年，乔治·奥斯丁牧师去世。第二年，他的遗孀带着两个女儿移居南安普敦，同五儿子弗朗西斯住在一起。三年后，爱德华的妻子在生第十二个孩子时死去，爱德华十分悲痛，便请母亲和两个妹妹住到汉普郡的乔顿。简·奥斯丁在这个幽静的环境里生活了八年，再一次焕发了创作的激情。她一面修改前三部小说，交出版商出版，一面创作新的作品。1811年，简·奥斯丁匿名发表了《理智与情感》，获得好评，以后又接连出版了《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5)。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简·奥斯丁恰在声誉鹊起的时候，她的健康突然恶化了。1817年，卡桑德拉陪她去温彻斯特疗养，结果医治无效，于7月18日告别了人世，终年才41岁。翌年，《诺桑觉寺》和《劝导》结集问世，并且第一次署上了作者的真名。



《劝导》是作者进入40岁后写出的最后一部小说，于1815年8月8日开始动笔，1816年7月18日完成初稿，8月6日定稿。该书描写了一个曲折多磨的爱情故事。贵族小姐安妮·埃利奥特同青年军官弗雷德里克·温特沃思倾心相爱，订下了婚约。可是，她的父亲沃尔特爵士和教母拉塞尔夫人嫌温特沃思出身卑贱，没有财产，极力反对这门婚事。安妮出于“谨慎”，接受了教母的劝导，忍痛与心上人解除了婚约。八年后，在战争中升了官、发了财的温特沃思舰长休役回乡，随姐姐、姐夫当上了沃尔特爵士的房客。他虽说对安妮怨怼未消，但两人不忘旧情，终于历经曲折，排除干扰，结成良缘。

《劝导》的意义并不限于它那动人的爱情描写，也不限于它那关于爱情与谨慎的道义说教，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比较深远的社会意义。这首先表现在：小说对腐朽没落的贵族阶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沃尔特爵士是个“愚昧无知、挥霍无度的准男爵”，他“既没有准则，又缺乏理智，无法保持上帝赐予他的地位”，最后失去了在自己庄园上生息的“义务和尊严”，只能躲到一个小镇上去“沾沾自喜”。作者告诉我们，“爱慕虚荣构成了他的全部性格特征”；而在这爱慕虚荣的背后，又掩盖着他的势利与自私。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不惜低三下四地去巴结达尔林普尔子爵夫人母女；为了维护家庭的“声誉”，他又竭力阻止安妮嫁给“出身卑贱”的温特沃思舰长，阻止安妮同“低贱的伙伴”史密斯夫人交往。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尔特爵士在阻挠女儿的同时，自己家里却豢养着一位出身卑贱的妖女人（克莱夫人），长期同她卿卿我我，差一点把她变成“沃尔特爵士夫人”。这是对那位贵族老爷的绝妙讽刺，充分暴露了他的伪善面孔。

如果说小说对沃尔特爵士的描写体现了作者对贵族等级观念的嘲讽，那么它对沃尔特爵士的侄子兼继承人埃利奥特先生的刻画，则显



示了作者对贵族世袭制度的抨击。沃尔特爵士因为没有儿子，便选定他的侄儿威廉·埃利奥特做假定继承人，并指望他能娶他的长女伊丽莎白为妻。怎奈埃利奥特是个“诡计多端、冷酷无情”的负心人，他一心向往发财致富，竟“把家族的荣誉视若粪土”，根本不把爵士父女放在眼里，硬是娶了一个“出身低贱的阔女人”。后来，在贪婪和纵乐之余，他逐渐认识了准男爵的“价值”，赶忙跑到爵士府上修好。当他发现克莱夫人正在追求沃尔特爵士，因而有可能危及他的继承权时，便又不择手段地耍弄阴谋诡计，甚至要娶安妮为妻，以便利用做女婿之便，守在近前监视沃尔特爵士，不让他续娶克莱夫人。安妮同温特沃思订婚后，他的奢望破灭，最后使出杀手锏，诱使克莱夫人做了他的姘头。看，沃尔特爵士的未来继承人竟是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恶棍！

《劝导》不仅塑造了几位令人生厌的反面人物，而且塑造了一些令人喜爱的正面人物。安妮·埃利奥特是个异乎寻常的女主角，她聪慧，美丽，对爱情既忠贞，又谨慎，因而导致了八年的不幸遭遇。后来，她同温特沃思回顾这段不幸时，能用一种遁世的、和解的眼光看待是非，并不怨天尤人。所以有的评论家感叹说：所有小说的女主角中，很少有人像安妮·埃利奥特那样招人喜爱，令人同情<sup>①</sup>。另外，以温特沃思舰长为代表的一群海军军官，他们一个个是那样开朗，那样真挚，那样热情，与沃尔特爵士、埃利奥特一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难怪安妮能“为做一个水手的妻子而感到自豪”！

从艺术手法来看，《劝导》并不追求情节的离奇，而以结构严谨、笔法细腻著称。小说中有许多细节描写，乍看平淡无奇，可是细细体会，却感到余味无穷。二十多年前，看到英国人写的一篇文章，说美

---

<sup>①</sup> 见伊思·瓦特编辑《奥斯丁评论集》第45页。

国虽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不及英国风光，但是美国人为有《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中篇杰作而自豪，英国人不甘示弱，立马回敬说：即使论中篇小说，他们的《劝导》也比谁都不逊色——那可是精雕细琢的“二寸牙雕”呀！

# 目录

1	译序
1	第一卷
113	第二卷
244	导读
250	附录：简·奥斯丁年表



第一卷







## 第一章

萨默塞特郡<sup>①</sup>凯林奇大厦的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为了自得其乐，一向什么书都不沾手，单单爱看那《准爵录》<sup>②</sup>。一捧起这本书，他闲暇中找到了消遣，烦恼中得到了宽慰。读着这本书，想到最早加封的爵位如今所剩无几，他心头不由得激起一股艳羨崇敬之情。家中的事情使他感觉不快，但是一想到上个世纪<sup>③</sup>加封的爵位多如牛毛，这种不快的感觉便自然而然地化作了怜悯和鄙夷。这本书里，若是别的页上索然乏味，他可以带着经久不衰的兴趣，阅读他自己的家史。每次打开他顶宝贝的那一卷，他总要翻到这一页：

### 凯林奇大厦的埃利奥特

沃尔特·埃利奥特，一七六〇年三月一日生，一七八四年七月十五日娶格罗斯特郡南方庄园的詹姆斯·史蒂文森先生之女

---

① 英格兰西南部一郡名。

② 系指 1808 年初次出版的 J. 德布雷特编纂的《英国准爵录》，分上下两卷。“准男爵”是一个世袭称号，其地位在男爵之下，骑士之上。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尽管自命不凡，在英国贵族中却处于较低地位，没有资格进入英国贵族院。

③ 指 18 世纪。



伊丽莎白为妻。该妻卒于一八〇〇年，为他生有以下后嗣：伊丽莎白，生于一七八五年六月一日；安妮，生于一七八七年八月九日；一个死胎男婴，一七八九年十一月五日；玛丽，生于一七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爵士录上原先只有这样一段文字。可是沃尔特爵士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提供资料，却来了个锦上添花，在玛丽的生辰后面加上这样一句话：“一八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嫁与萨默塞特郡厄泼克劳斯的查尔斯·默斯格罗夫先生之子兼继承人查尔斯为妻”，并且添上了他自己失去妻子的确凿日期。

接下来使用惯常的字眼，记录了他那贵门世家青云直上的历史：起先如何到柴郡<sup>①</sup>定居，后来如何载入达格代尔的史书<sup>②</sup>——如何出任郡长，如何接连当了三届国会议员，尽忠效力，加封爵位，以及在查尔斯二世登基后的第一年，先后娶了哪些玛丽小姐、伊丽莎白小姐，洋洋洒洒地构成了那四开本的两满页，末了是族徽和徽文，“主府邸：萨默塞特郡凯林奇大厦。”最后又是沃尔特爵士的笔迹：

假定继承人<sup>③</sup>：第二位沃尔特爵士的曾孙威廉·沃尔特·埃利奥特先生。

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自命不凡，觉得自己要仪表有仪表，要地位有地位，以至于爱慕虚荣构成了他的全部性格特征。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出类拔萃的美男子，如今到了五十四岁仍然一表人才。他是那样

---

① 英格兰西部郡名。

② 威廉·达格代尔（1608—1686）：英国考古学家，著有《英格兰准爵录》（1675—1676）等书。

③ 虽为继承人，但可因更近亲属之诞生而失去继承权。



注重自己的仪表，即便女人也很少有这样讲究的，就连新封爵爷的贴身男仆也不会像他那样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他认为，美貌仅次于爵位。而书中两者兼得的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一直是他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的对象。

理所当然，他的美貌和爵位使他有权利获得爱情，也正是沾了这两方面的光，他才娶了一位人品比他优越得多的妻子。埃利奥特夫人是位杰出的女人，她明白事理，和蔼可亲，如果说我们可以原谅她年轻时凭着一时感情冲动而当上了埃利奥特夫人，那么，她以后的见解和举止再也无须承蒙别人开恩解脱了。十七年来，但凡丈夫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她总是能迁就的就迁就，能缓和的就缓和，能隐瞒的就隐瞒，使丈夫真的变得越来越体面。她自己虽说并不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但是她在履行职责、结交朋友和照料孩子中找到了足够的乐趣，因而当上帝要她离开人间时，她不能不感到恋恋不舍。她撇下三个女儿，大的十六，二的十四，把她们托付给一个自负而愚蠢的父亲管教和引导，真是个可怕的包袱。好在她有个亲密朋友，那是个富有理智、值得器重的女人，因为对埃利奥特夫人怀有深厚的感情，便搬到凯林奇村来住，守在她身旁。埃利奥特夫人从她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帮助，她之所以能坚持正确的原则，对女儿们进行谆谆教导，主要依赖于这位朋友的好心指点。

不管亲朋故旧如何期待，这位朋友与沃尔特爵士并未成亲。埃利奥特夫人去世十三年了，他们依然是近邻和挚友，一个还当鳏夫，一个仍做寡妇。

这位拉塞尔夫人已经到了老成持重的年纪，加上生活条件又极其优越，不会再兴起改嫁的念头，这一点用不着向公众赔不是，因为改嫁比守寡还要使这些人感到愤愤不满。不过，沃尔特爵士之所以还在打光棍，却必须解释一下。要知道，沃尔特爵士曾经很不理智地向人



求过婚，私下碰了一两次钉子之后，便摆出一个慈父的样子，自豪地为他的宝贝女儿打光棍。为了一个女儿，就是他的那位大女儿，他倒真的会做出一切牺牲，不过迄今为止他还不是很愿意那样做罢了。伊丽莎白长到十六岁，她母亲的权利和作用但凡能继承的，她都继承了下来。她人长得很漂亮，很像她父亲，因此她的影响一直很大，父女俩相处得极其融洽。他的另外两个女儿可就远远没有那么高贵了。玛丽当上了查尔斯·默斯格罗夫夫人，多少还取得了一点徒有虚表的身价；而安妮倒好，凭着她那优雅的心灵、温柔的性格，若是碰到个真正有见识的人，她一定会大受抬举的，谁想在她父亲、姐姐眼里，她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妮子。她的意见无足轻重，她的个人安适总是被撇在一边——她只不过是安妮而已。

可是对于拉塞尔夫人来说，安妮简直是个顶可亲、顶宝贝的教女、宠儿和朋友。拉塞尔夫人对三个女儿都喜爱，但是只有在安妮身上，她才能见到那位母亲的影子。

安妮·埃利奥特几年前还是位十分漂亮的小姐，可是她早早地失去了青春的艳丽。不过，即使在她青春的鼎盛时期，她父亲也不觉得她有什么讨人爱的地方，因为她五官纤巧，一对黑眼睛流露出温柔的神情，压根儿就不像他。如今她香消色退，瘦弱不堪，当然就更没有什么能赢得他的器重。本来他就不怎么期望会在那本宝贝书里别的页上读到她的名字<sup>①</sup>，现在连一丝希望也不抱有了。要结成一起门当户对的姻缘，希望全寄托在伊丽莎白身上了，因为玛丽仅仅嫁给了一个体面有钱的乡下佬，因此尽把荣耀送给了别人，自己没沾上半点光。有朝一日，伊丽莎白准会嫁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位女子到了二十九岁倒比十年前出落

---

① 安妮若是嫁给一个有准男爵称号的男人，那家人将会（连带她）收录在《准爵录》的另一页上。



得还要漂亮。一般说来，人要是没灾没病，到这个年龄还不至于失去任何魅力。伊丽莎白便属于这类情况。十三年前，她开始成为漂亮的埃利奥特小姐，现在依然如故。所以，人们或许可以原谅沃尔特爵士忘记了女儿的年龄，或者至少会觉得他只是有点半傻不傻，眼见着别人都已失去美貌，却以为自己和伊丽莎白青春常驻；因为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亲朋故旧都在变老。安妮形容憔悴，玛丽面皮粗糙，左邻右舍人人都在衰萎，拉塞尔夫人鬓角周围的皱纹在迅速增多，这早就引起了他的担忧。

就个人而论，伊丽莎白并不完全像她父亲那样遂心如意。她当了十三年凯林奇大厦的女主人，掌家管事，沉着果断，这绝不会使人觉得她比实际上年轻。十三年来，她一直当家做主，制定家规，带头去乘四轮马车，紧跟着拉塞尔夫人走出乡下的客厅、餐厅<sup>①</sup>。十三个周而复始的寒冬，在这个小地方所能举办的令人赞赏的舞会上，她总是率先跳头一场舞；十三个百花盛开的春天，她每年都要随父亲去伦敦过上几个星期，享受一番那大世界的乐趣。她还记得这一切，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二十九岁，心里不禁泛起了几分懊恼和忧虑。她为自己仍然像过去一样漂亮而感到高兴，但是她觉得自己在步步逼近那危险的年头，倘若能在一两年内攀上一位体面的准男爵，她将为之大喜若狂。到那时候，她将像青春年少时那样，再次兴致勃勃地捧起那本宝书，不过眼下她并不喜欢这本书。书中总是写着她的出生日期，除了一个小妹妹之外，见不到别人成婚，这就使它令人厌恶。不止一次，她父亲把书放在她面前的桌上忘了合上，她躲开目光把书一合，然后推到一边。

另外，她还有过一桩伤心事，那本书特别是她的家史部分随时提醒她不能忘怀。就是那位假定继承人威廉·沃尔特·埃利奥特先生，尽管她父亲总是慷慨地维护他的继承权，但他却使她大失所望。

---

<sup>①</sup> 伊丽莎白在自家人中享有优先权，但却要屈居拉塞尔夫人之后，因为那位夫人已婚，是一位骑士的遗孀。



伊丽莎白还是做小姑娘的时候，一听说她若是没有弟弟，埃利奥特就是未来的准男爵，她便打定主意要嫁给他，她父亲也一向抱有这个打算。埃利奥特小时候，他们并不认识，然而埃利奥特夫人死后不久，沃尔特爵士主动结识了他，虽然他的主动表示没有遇到热烈的反响，但是考虑到年轻人有羞羞答答、畏畏缩缩的弱点，便坚持要结交他。于是，就在伊丽莎白刚刚进入青春妙龄的时候，他们趁着到伦敦春游的机会，硬是结识了埃利奥特先生。

那时，他是个年纪轻轻的小后生，正在埋头攻读法律。伊丽莎白觉得他极其和悦，便进一步确定了青睐他的各项计划。他们邀请他到凯林奇大厦做客。当年余下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谈论他，期待他，可他始终没有来。第二年春天，他们又在城里见到了他，发现他还是那样和蔼可亲，于是再次鼓励他，邀请他，期待他，结果他还是没有来。接着便传来消息，说他结婚了。埃利奥特先生没有走爵士父女为他择定的做埃利奥特府第继承人的发迹之道，而是为了赢得自主权，娶了一位出身低贱的阔女人。

沃尔特爵士对此大为不满。他作为一家之长，总觉得这件事理应当同他商量才是，特别是在他领着那位年轻人公开露面之后。“人家一定见到我们俩在一起了，”爵士说道，“一次在塔特萨尔拍卖行<sup>①</sup>，两次在下议院休息厅。”他表示不赞成埃利奥特的婚事，但是表面上又装作并不介意的样子。埃利奥特先生也没道歉，显示自己不想再受到爵士一家人的关照，不过沃尔特爵士却认为他不配受到关照，于是他们之间的交情完全中断了。

几年之后，伊丽莎白一想起埃利奥特先生的这段尴尬的历史，依然很生气。她本来就喜爱埃利奥特这个人，加之他是她父亲的继承

---

① 伦敦有名的赛马拍卖行。



人，她就更喜欢他了。她凭着一股强烈的家庭自豪感，认为只有他才配得上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的大小姐。天下的准男爵中，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他那样使她如此心甘情愿地承认与她正相匹配呢。然而，埃利奥特先生表现得着实下贱，伊丽莎白眼下（一八一四年夏天）虽然还在为他妻子戴黑纱<sup>①</sup>，她却不得不承认：他不值得别人再去想他。他的第一次婚姻纵使不光彩，人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遗臭万代，因此，他若不是做出了更恶劣的事情，他那耻辱也早就完结了。谁料想，好心的朋友爱搬弄是非，告诉爵士父女说，埃利奥特曾经出言不逊地议论过他们全家人，并且用极其蔑视、极其鄙夷的口吻，诋毁他所隶属的家族和将来归他所有的爵位。这是无可饶恕的。

这就是伊丽莎白·埃利奥特的思想情感。她的生活天地既单调又高雅，既富足又贫乏，她心事重重，迫不及待地想加以调节，变换变换花样——她长久住在乡下的一个圈圈里，生活平平淡淡，除了到外面从事公益活动和在家里施展持家的才干技能以外，还有不少空闲时间，因而她想给生活增添些趣味，借以打发这些闲暇。

可是眼下，除了这一切之外，她又添加了另一桩心事和忧虑。她父亲越来越为钱财所苦恼。她知道，父亲现在再拿起《准爵录》，乃是为了忘掉他的商人的累累账单，忘掉他的代理人谢泼德先生的逆耳忠告。凯林奇庄园是一宗很大的资产，但是照沃尔特爵士看来，还是与主人应有的身份不相称。埃利奥特夫人在世的时候，家里管理得有条不紊，需求有度，节省开销，使得沃尔特爵士恰好收支平衡。但是随着夫人的去世，一切理智也便毁于一旦，从那时起，沃尔特爵士总是入不敷出。他不可能节省开支，他只是做了他身为爵士迫不得已要做的事情。然而，尽管他是无可责难的，可他却步步陷入可怕的债务

---

<sup>①</sup> 埃利奥特先生新近丧偶，正在戴孝。